

著名學文界世

格列佛遊記

斯惠佛特著
徐蔚森譯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格列佛遊記

魯賓遜 著
謝冰瑩 譯



格列佛遊記

Gulliver's Travels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 年 月 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 價 二 元

原 著 者 J. Swift

譯 述 者 徐 蔚 森

發 行 者 朱 炎

啓明書局代表人

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四百號

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本 書 編 號 123

小引

史惠夫特 (Jonathan Swift) 是英國小說家。於一六六七年生於愛爾蘭的杜白林，然他並不是愛爾蘭人。他的父母都是英人。他的父親很窮苦，死後更一無所遺。史惠夫特在幼時便在貧窮中掙扎。他先學於杜白林大學，後寄身於著名政治家頓伯爵士家，意欲在政界活動，先參加議會黨 (Whig)，後轉入王黨 (Tory)；然他在兩黨中都不得志，遂回到愛爾蘭做牧師。他晚年很悲慘，他憎惡一般人類，據說在他死前的二年間，沒有說過一句話。他死於一千七百四十五年。

他共有三本著作，即格列佛遊記 (Gulliver's Travels)，木桶的故事 (Tale of a Tub)，及書耕底戰爭 (Battle of the Books)，都是英國文學中偉大的諷刺作品。尤其是格列佛遊記，為全世界的讀者所歡迎。本書寫於十七世紀初葉，當時英國政治尙屬腐敗，史惠夫特苦於言論極不自由，遂拓為奇想，以鋒利的諷刺寫出他的幻想的遊歷。然他的有力的，逼真的描寫，年青的讀者，並不覺它是幻想的，或諷刺的，卻好似確有其事的寫真，都當它是一部極有趣的童話，或冒險的故事讀。全書共分四部，敘述一個水手遊歷的故事：第一部敘小人國 (Lilliput)；第二部敘大人國 (Brobdingnag)；第三部為飛島遊記；第四部即獸國遊記。本書所譯出的僅小人國與大人國兩部，亦是本書中最有趣味的一部分。其他兩部的譯出，當俟諸異日。

目次

小人國

| | |
|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一 |
| 第二章 | 八 |
| 第三章 | 一四 |
| 第四章 | 一九 |
| 第五章 | 二三 |
| 第六章 | 二七 |
| 第七章 | 三四 |
| 第八章 | 四〇 |

大人國

| | |
|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四五 |
| 第二章 | 五二 |
| 第三章 | 五六 |
| 第四章 | 六三 |
| 第五章 | 六六 |
| 第六章 | 七二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七章····· | 七八 |
| 第八章····· | 八三 |

第一章

作者敘述本人和家庭；他遊歷的最初動機；他乘的船遇險，泗水逃生；在里里浦國海岸垂危，抵埠，遭俘虜，帶到國中去。

我的父親有些小產業在諾丁海州；我是他的五子中的第三個，當我十四歲的時候，就入劍橋大學，納學院裏求學，在那裏專心讀了三年書。但是所用去的錢，就我薄薄的家產講，已經是太多了。因此就到一位倫敦著名外科醫生詹母士白德施先生處做學徒，在他那邊連續學了四年工夫，那時我的父親，也常寄些錢來給我使用。我就拿來學習航海術，和旅行所實用的數學，因為我相信，將來我總能達到遊歷的目的。我離開白德施先生後，便回家見我的父親，在家裏做他和叔父及其他親戚的助手，得到五十金鎊，並且父親尙每年允許供給我三十金鎊，我乃在來登住了兩年又七個月，專門研究醫學，因為我知道這個對於長途航行是有用的。我從來登回家以後，我的好老師白德施先生介紹我在斯瓦羅輪充外科醫生，亞伯勒罕判拿為該輪船主；我同他共事三年半，曾經有一兩次航行到利凡得及其他地方。當我回來的時候，因為白德施先生的慫恿，我就決意住在倫敦，他並且給我介紹醫幾個病人，我便在舊爵里巷內賃了一間房子；因欲轉變自己的環境，第時他人也數次勸告，我便和瑪麗博唐女士結婚，得到四百金鎊的嫁資，她是紐格特街襪商伊德謨博唐的同一個女兒。

隔了二年之後，白德施先生已經死了，我朋友又很少，並且也不願和同業一樣就做不道德的事情，因此生意就逐漸衰落了。後來我同妻子及幾位親友，商量之後，就決定再去過航海的生活。我在兩隻船上，充了六年外科醫生，有好幾回航到東印度和西印度，因此稍有一些積蓄。有空閒時，便研究古今作家的名著。當我登岸的時候，我便考察當地的風俗民情，學習他們的語言，這對於我是很容易的，因為我的記憶力很強。

在這數次航行中最後的一次很不幸，我對海上生活很覺厭煩了，就決定和我的妻子與家人住在家裏。我從舊爵里巷搬到費特蘭去，再移往瓦平巷。數次搬移，原希望在水手們中找點生意，但是結果都成泡影。這樣經過三年，希冀補救一點損失，我便接受威廉皮里加氏的於我有利建議，他是安迪輪船的船主，正要去南海航行，我們於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在布里斯它爾開船，航程的開始是很順利的。

爲着幾種原因，把我們在海上冒險的瑣事來煩擾讀者，是很不合宜的。以下足夠報告讀者們了。在我們路程中從那裏到東印度忽被一陣暴風雨的襲擊，漂流到汎第蒙陸地的東北部。據我的觀察，發覺在南緯三十度二分的地方。有十二名水手，因操勞過度食物惡劣都死了。其餘的也處在十分危險的情況之中。十一月五日，是該地夏季開始，天氣很晦暗，距離一鎊練遠的地方，海員忽發現一座礁石；當時風力甚大，我們的船被吹撞着礁石，立即破裂。六名船員（我是其中之一）將救生船放入海中，以避開大船和礁石。據我的計算，我們約划了九英里的路程就不能再划了；因爲我們在船上已經操勞過度，此時只有聽命於波浪了。大約經過半小時，一陣颶風自北吹來，小艇立即顛覆。我的同伴和逃往礁石上的，或留在船上的船員，他們的情形如何，我無從知悉；結果他們總都死了。關於我自己呢，只有憑着命運的指使，我泗着水，風和潮水，將我向前推去，我時常使我兩腳沉下，卻總不能觸及海底；但是當我幾乎力竭不能掙扎的時候，我發現了水的深度，已不能沉溺我了。海邊的斜度是這般小，我差不多走了一英里，始抵海岸，我揣度那時約在下午八點鐘的光景，我繼續向前走了半英里，仍找不到一些房屋及居民的影子；至少我在這般衰弱情形之下，也許看不見他們。我疲乏極了，天氣又如此的悶熱，而我離船的時候，又喝了半派因脫的白蘭地酒。我是十分地想睡了，我就躺在短而柔和的草地上臥下，作生平第一次的酣睡。我記得總睡了有九點鐘的時候，因爲我醒來時，天正亮了。我想起身，可是一點都不能動彈，原來我是仰臥的，我的兩臂和兩腿被緊緊地縛住在兩邊地上；我的長而且濃的頭髮，也同樣地縛着。我覺得好像有幾根細索子繞在我身上，從肘腋到大腿。我祇能向上望着，太陽逐漸強烈，照得我滿目發眩，我聽到一陣嘈雜的喧聲在我的周圍，但照我臥的姿勢，除開天空，什麼也看不見。一

會兒我覺得有些活東西在我的左腿上行走，並且輕微地走過我的胸膛，竟來到我的額下；當我盡力把眼睛向下的時候，我發覺他是一種人的動物，其長不滿六英寸，手提弓箭，背負箭袋。同時我覺得至少還有四十個同類的（據我推測）跟在第一個的後面。我驚駭得大聲咆哮起來，把他們嚇得都逃回去；我以後方聽說，其中有幾個從我身邊跳到地上，竟跌傷了；但是他們立刻又回來，有一個竟冒險來探視我的臉面，他舉起雙手，掙開眼睛，表示羨慕的意思，口中喊着：「希啓拿得瓜」（*Hekinah degul*）！聲音非常尖銳清晰，其他的人將這同樣的調子，重複幾遍，但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。讀者當可相信，我再不能照這樣一直的安靜躺着，最後我極力的掙扎，想解脫束縛，僥倖把細着左臂的繩子弄斷了，拔出木釘，將牠拿到面上，一看，才知道他們縛住我的方法；同時極力的猛曳一下，這給我非常的劇痛，方將縛住我頭髮的左邊繩子弄鬆了一點，使我能夠將頭可以轉動二吋的光景。在我能捉着這些動物之前，他們已經第二次跑走了；於是就有一陣大喊，發出尖銳的聲音，不久即停止下來，接着就聽到其中一個叫着「托諾戈腓拿克」（*Tolgo Phonac*）；頃刻之間，有一百多枝箭射到我的左手上，我感覺到如許多針刺一般的疼痛；他們又向着天空射了一陣，好像歐洲人拋炸彈一樣，我想有許多箭落在我的身上（雖然我沒有覺到），並且有的落在我的臉上，我立即用手遮住。這兩點般的箭枝過後，我傷心而且痛苦地呻吟起來，極力掙扎，要想再行解脫，他們又更加緊的將箭放射過來，比第一次還要利害，其中有幾個想在旁邊用牙刺我，幸而我穿着一件皮短衫，沒有被他們刺入，我想最妥當的方法，還是安靜地臥着，我的計劃是想這樣睡到夜晚。那時我的左手已經鬆脫，解脫自己，並非難事，我想假若他們都是我所看見的一樣大小，那末就是這些居民開來更多的軍隊，我也可以抵敵得過，然而命運之神不給我這樣。當這些人民看我安靜地不動，他們也停止放箭。但我聽到發出嘈雜的喊聲，知道他們的人數又增加不少；離開我四碼遠的地方，正對着我的右耳，聽到一個多鐘頭的擊聲，好似那些人民正在從事一種工作；當時我就着木釘與線所能容我的限度，我向那邊轉動我的頭，看見他們新建一座臺子，離地約有一尺半，臺上能夠容納四個人，用兩三個梯子登上去。臺上有一個人好像是個貴人，站在上面，向我作長篇

演說，但我一個字都不懂。我這裏還應該補敘一下，在這個貴人開始演說之前，他連叫三遍「蘭格奴弟和聖」(Langro deubul San) (這些話及以前的話，後來他又反覆的向我說，並解釋給我聽) 於是立即約有五十個居民前來，割斷縛住我頭上的左邊繩索，使我有向右轉動的自由，看那演說者的姿勢，他好像是個中年人，比其餘跟着他的三個人都高些，其中一個是侍役，捧着 he 後面的長裙，看起來比我中指稍長一些；其餘二人則站立兩旁護衛他，他表演着演說家的種種姿勢，看他神氣，我能觀察出許多威嚇的言語和應允，有些話是期待的，憐恤的，和仁愛的。我卑順地回答他幾句，舉起我的左手，用雙目注視太陽，作為宣誓的樣子；自我離船以前數小時，就沒有進過一點飲食，現在我幾乎要餓斃了。我的食慾需要是如此強烈，我不能再忍耐了。(這或者有失禮儀的地方) 不得不時常將手指放入口中，表示需要食物，那位赫爾哥——後來我曉得他們這樣稱呼王公貴人——很能了解我，他從臺上下來，並命令在我的身邊設備幾個梯子，有一百居民登上梯子向我嘴邊走來，負着滿籃的肉，這是皇帝第一次接到關於我的消息時，就命令準備下來的。我看那是幾種獸物的肉，不過在滋味上，我卻無從辨別出來。有的是肩膀、腿膀和腰脊，狀如羊身上的一樣，烹調得很好，但比雲鵲的翅還小些。我一口吃兩個，一次吃三塊，像子彈大小的麵包。他們盡力的供給我，他們對於我的體格和食量都為之驚愕。我又做手勢表示口渴，要求飲料，他們從我的食量，就知道少量的飲料是不能滿足我的，他們都是非常機敏的人士，用一個最大的桶子，充滿飲料，很敏捷地吊上來，將牠滾向我的手邊，打開桶蓋，我很容易的一口飲完，因為所有的還沒有半派因脫多，滋味好似巴岡地的一種酒似的，但是更為適口。他們再給我第二桶，我同樣的喝下去，並且做手勢再要，他們卻不給我了。我表演完這些奇事之後，他們的歡聲雷動，在我的胸膛上跳舞，口中叫着如前一樣的聲音「希啓拿得瓜」數遍。他們向我做手勢，叫我將兩個大桶子擲下去，但是立即喊着「波拿拉佛拿」(Borach nevola) 先警告下邊的人們走開，他們看見桶子被擲在空中的時候，又是一聲喊「希啓拿得瓜」。我承認，自己時常想捉住他們前列的四五十個，向地下拋去，當他們正在我身上來往下下的時候，不過想到他們對於我，並不如我心中打算的更壞，而且我已表示恭順的樣

子，以尊敬他們，不久便把這些壞觀念打消了。此外，他們又花費了這麼許多，豐富的食物對待我，我想我是受他非常的優待了。我又對於這些微細的人物的勇敢，不得不表示十二分驚奇，他們竟敢冒險登上來，在我的身上行走，況且我有一隻手是自由的，當他見我是這樣的一個巨人，竟毫不戰慄。過了一會，他們知我不再要什麼肉食，就有一位由他們國王遣來的貴人來到我的前面，他登上我的右邊小腿，走向我的面部，後面跟着十二個侍從。他帶着那皇帝簽過字的國書呈在我的眼前，宣讀有十分鐘的光景，毫無怒容，祇是帶着堅決的樣子，用手向前指着，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指着京城，離此約有半英里之遠，皇帝在國務會議中議定要將我運送到京。我茫然地回答他幾句，把鬆開的一隻手放在又一隻手上面，（從貴人的頭上掠過，因恐傷了他或他的隨員）然後指着頭部和身體，表示要求鬆綁的意思，他好像很了解，搖頭不許，用手做着姿勢表示，必須將我當作俘虜帶去。同時，他又做手勢使我明白，到那裏飲食一定充足，待遇十分優良。因此我又想極力掙扎，他們立即又用箭向我手面處射來，我覺得手面都起了水泡，疼痛異常。還有許多箭仍然插在肉中，並且我看見敵人的數目又大為增加，我乃做着手勢以示屈服，任憑他們怎樣處置，因而，這位赫爾哥（貴人）很有禮貌的笑容滿面同他的隨員們回去了。不久我又聽到一聲叫：「柏蒲羅西蘭」（Deplom Selan），大家都重複地喊着，我發覺有很多的人在我的左邊，放鬆縛着我的繩索，使我能夠向右轉動。不過在放鬆之前他們用一種膏藥擦在我的面部和手上，我嗅着那膏藥的氣味很好，幾分鐘之內，我所受的箭傷和痛苦都除去了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加上他們給我很有滋養的飲食，使我又睡着。我以後聽說我是睡了八個鐘頭，這是不足奇怪的。我以後聽別人說，方知當時醫生受着皇上的命令，把安眠藥放在酒內給我喝。

事情好像我登陸後，睡在草地上，初次被他們發見，即報知國王，經國務會議決定，應該將我這樣地縛着，（他們在我熟睡的時候辦的）給我充分的食物和飲料，並預備一架機器，載我到京城內去。

這件決議也許是極其勇敢而危險的，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我相信歐洲的任何國王決不會這樣做的；據我的意見，以為這是量明達再合宜不過的。因為假如我熟睡的時候，這些人希圖用矛箭殺我，當我感覺第一次

的疼痛，必然驚醒，這會激起我的憤怒和力量，掙斷縛住我的繩子，那末，他們是無法抵抗，恐怕一個都逃不了，不能倖免。

這些人民大都是卓越的數學家，並且在機械學方面，達到最優良的地步，這由於國王的提倡和鼓勵，他是一個著名的熱心學術的人。他有幾部裝着輪子的機器，能够載運重量的樹木與物件。他時常在木料多的森林中建造巨大戰艦，有的戰艦長及九英尺，都裝在這機器上，運到三四百碼遠的海中，有五百個木匠和工程師，可以立即建築一部從未有過的大機器。這運機的骨架是用木板做成的，離地三英寸，大約長七英尺，闊四英尺，用二十個輪子轉動。我聽到他們喊叫，知道這部運機已到，這機在我登陸以後四小時，就開始運來，他們把牠同我臥着的位置平行地安置着。但是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將我舉起放在車上去。爲了這個原因，他們豎立八十根柱子，每根高一尺，將最堅固用做包紮的粗索子都用鐵鈎繫着，再繫上綳帶，工人們用綳帶綁住我的頸項，兩手，身體和兩腳。雇用了九百個壯丁，將繩子穿過縛在柱子上的滑車，他們拉引這繩子，不到三小時，便把我帶上了運機，並緊緊的綁着我，這些是我後來聽說的，因爲當他們進行這全部工作時，我中了酒中的安眠藥，躺着酣睡。他們以一千五百匹皇家的大馬，每匹馬約有四英寸半高，將我拖向京城去，我在前面已經講述過，到京城有半英里的路程。

我們動身以後約有四小時，我忽被一件好笑的事情弄醒；因爲車子的某部分壞了，便停在那裏修理，兩個青年土人爲了好奇的緣故，要看我酣睡的狀態；他們爬上車子，輕輕地向我面部走來，其中一位是衛隊的官長，用他短鎗的尖端，很巧妙地插入我的左鼻孔裏，好似一根草在鼻孔中撩撥一樣，忽然地使我大噴嚏起來，於是他們就逃跑了。我在三星期之後，才知道我這忽然醒來的緣故，是這樣的一回事。我們走了許久，直到日暮，方停下安息。在我兩旁，各站有五百名護兵，一半拿着火炬，一半拿着弓箭，準備我一有反抗，他們就會用箭射我。次晨日出的時候，我們又繼續前進，近午，我們到達離城兩百碼以內的地方。皇帝率領他的朝臣出來迎接我們；但是他的大臣不讓皇帝登上我的身體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
在車子停的地方，那裏有一座古廟，爲全國最大的處所了。幾年前因出了一件不道德暗殺案子在裏面，那般誠心的人民就認爲褻瀆，所以這廟就充作公用，所有陳列品和器具都搬去了。他們決定把我住在這大廟內，廟的大門是朝北的，高約四英尺，寬二英尺，我很容易從那裏爬進爬出。廟門兩旁，各有小窗，離地不到六英寸。國王的銅匠，從左邊的窗戶送來九十一根鏈子，像歐洲女子用的表鏈一般粗細大小，用這些鏈子縛住我的左腿，還鎖上三十六把鎖。離廟前的大路一邊二十呎光景，有一座至少五英尺高的尖塔。據說國王同他的重要官員登在上面，想得到一個機會看見我，但是我不能看見他。由城內出來看我的人總不下十萬；我雖有兵士看守，我相信當有一萬人，幾次用梯子爬上我的身上。可不久就有告示出來禁止，不准人再登上我身上，違者處死。當工人們看見我再不能掙脫，他們便將縛着我一切的繩子割斷，於是我立即能够站立起來，面上表現着我生平第一次所有的那般抑鬱的性情。這些人看見我起來走動，他們的喧嘩和駭異是不待言的，縛住我左腿的鏈子約有兩碼長，這不僅給我在半圓內前後進退的自由；並且因爲繫在大門四英寸以內，使我得爬進屋去，全身臥在廟內。

第二章

里浦皇帝率領幾位親貴，來到監禁所在探視作者。描寫國王性情和習慣。派遣學者將他們的言語教授作者。並因作者性情溫和甚為得寵。他的袋子被檢查，因此劍和手槍，均被沒收。

當我站起來舉目四顧的時候，我承認我從未見過這樣快樂的境地。這國家的形狀好像一個連續不斷的花園，每塊園地大概是四十方英尺，好似許多花壇。這些園地與一些樹林交雜着，最高的樹，據我所能判定的，有七英尺左右。從左手方向眺望到他們的城池，看來如同劇場中的一幅城市佈景。

國王已從尖塔下來，騎在馬上向我走來，這似乎很費他一番周折，因他的馬雖受過良好的訓練，卻從未見過這種情形，好像有一座大山在牠的前面移動，將牠驚得後蹄豎立起來，那位君王是個能手，仍然保持他的位置，直等他的侍役跑來，將馬勒住，然後皇帝始得下來。他下馬以後，站在我的鏈子的長度以外，繞着我看，顯著萬分羨慕。他命令御內的廚夫，把早已準備好的食品與飲料，裝載有輪的運具上推向前來，直到我能伸手摸着的地方，我拿起這些車子，立刻將所有的食物喫光；其中二十車載着肉類，十車載着飲料，每輛所有的肉，僅好給我兩三口，並將十車酒飲完，這酒是盛在小土瓶內的，我把酒倒出，一氣就喝乾了，其餘的也同樣飲完，皇后以及年青的王子公主們，率領許多貴族婦女，遠遠的坐在她們的轎上；當皇帝的馬發生意外時，她們才下來，走到現在我要打算描寫底國王身邊站着。他的體格和我的指甲差不多闊，比他的任何朝臣都高，單就這一點已足使國內人民敬畏。他的體格強健英武，具有奧國人的嘴唇，鷹鼻，橄欖色的皮膚，容貌軒昂，身材勻配，動作溫雅，態度莊嚴。他年方二十八歲，又九個月，正是壯年時代。他已即位七年，把國家治得很隆盛。我為求視線的便利起見，乃側身臥下，使我的臉和他相並看。他站在離我三碼遠的地方；我對他所描寫的全不是憑空虛構，因為後來他有多次都在我的手上近我。他的服裝樸素而簡單，服裝式樣介於歐亞之間；頭上帶一

頂非常精緻的金盃，飾以寶石與羽毛。手執寶劍，是防備我掙脫時，用來保衛自己；那劍長約三英寸，柄和鞘都是金的，並鑲有金鋼鑽。他的聲音尖銳，但是清晰分明，就是我站起來的時候，也都聽得很清楚。貴婦和朝臣都穿得十分華麗，因而他們站的地方，好像展開地上的一條裙子，上面繡着許多金銀人物。皇上時常向我講話，我亦回答他，但是我們誰也不明白一個字音，有幾個牧師和法官，（我從他們的樣子推測的）他們奉了命令向我致辭，我用盡我所懂得的各種言語答覆他們，其中如南北二種德語，拉丁語，法語，西班牙語，及意德希臘混合語，我都說過了，但是仍舊毫無用處。約有二小時以後，他們完全退去，祇剩下強有力的衛兵，以防意外，禁止一般暴徒的暴行。這些暴徒很急速地來圍繞我，當我坐在廟門前地上，其中幾個竟敢用箭射我，有一枝箭掠過我的左眼，幾乎將眼射瞎了。長官立即下令捕拿六個首犯，想把他們綁起來交給我處罰，兵士照辦了，用短槍將他們推到我拿着的地方；我把他們抓在右手當中，將其中的五個放入我的衣袋內，至於第六個，我裝着要活活的吃掉他的樣子。這可憐的東西叫得極其悽慘，連將官和兵士也怕起來，尤其當他們看見我拿出削筆刀來的時候。但我不久便使他們不再恐懼了，因為我忽然轉為和愛的狀態，立刻將縛住他的繩索割斷，輕微地放他到地上，他就跑掉了；衣袋裏的五個，也一一取出，同樣的把他們放走，我看見兵士和人民對於我這樣慈悲大度，都表示高興，這使我在朝廷方面得到不少利益。

夜晚時候，跑進我的房屋，我倒感到有許多困難，因為一連繼續了十四天，我要睡在地上。在那個時間，皇帝下令要為我預備一張睡牀，他們用車子運來了六百張普通的牀，在我的屋子內工作着；他們用一百五十張牀拚合在一起，做成牀的長闊，共疊成四層，然而這牀還是同地面石頭一樣硬，於我沒有多大區別。他們又用同樣的數目為我預備被單，氈子和蓋被；這也僅僅够給一位飽經困苦如我的人，勉強使用了。我到來的消息傳遍了全國後，許多有錢的懶惰的和好奇的人民，成千累萬，跑來看我；因此巷里為空，若政府不連下幾次命令和佈告以阻止他們，恐怕一時一切農事與家務也都要停頓荒廢了。皇上下令凡是見過我的人，都須回家，並禁止沒有得到政府准許執照的人，不准到我房子五十碼以內的地方，擅自進出。爲了這個原因，國務大

臣們卻得了一筆很大的意外收入。

同時，皇帝幾次召集國務會議，討論怎樣處置我以後一位要好的朋友。他是一位貴人，祕密的告訴我，那時政府關於處置我一層問題，感到種種困難。他們恐我逃脫，我的食用又太費，足以引起將來饑荒。有時他們決定要餓死我，或者至少用毒箭射我的手上和面部，立刻致我於死地；但是他們又顧慮到像我這般大的一具屍體的臭氣，可以在京城發生疫病，並且有傳染到全國的可能，他們正在這樣商議的時候，幾位軍官來到大會議廳的門前，其中兩個得了允許進內，這兩位軍官把我上述的處置六個犯人的事實報告給他們，此事給與皇帝及滿朝大臣對於我一個很好的印象，皇上下了一道詔書，命令京城周圍九百碼以內的村莊，於每晨送來六頭牛，四十隻羊，及其他物品，做我的食料；還照比例的供給麵包、酒和其他的飲料；一切費用，由皇庫支付。因為這位國王是靠他自己的財產過活，很少向人民徵收賦稅，除非遇有戰事發生，或重大事故，那時方始向國民徵收費用，而全國人民都有為國效勞的義務。他又派定六百人給我作僕役，這些人都領有薪餉，並在我屋子的兩旁張設帳篷，給他們居住。皇上又命三百個裁縫，為我做一套合於該國式樣的衣服。有六個皇家的學者，教授我學他們的語言，並且又令皇家和貴族的馬匹及其衛隊，必須時常在我的面前操演，同我熟悉。這些命令都相繼執行了，約在三星期左右，我學習他們的語言，已得到非常的進步；在這時期我是很榮幸的，皇上也時常駕幸，並幫助我的教師教授我。我已能夠和他們開始作幾句簡單的會話；第一句話我學得的，就是請求他給以自由，我每天跪在地上重複這幾句話。就我所能懂的，他的答覆是說，這一定要得經過相當的時間，假如沒有他們國務會議的同意，是不能得到自由的，最緊要的，我還須 *Lumoc Kelmin Pessodes-nation empoc*，意思就是宣誓不危害及擾亂他及他的帝國。然而他總要非常加恩於我，他勸告我要忍耐，謹慎，以博得他及他的臣子和人民的好感。他希望我不要以為這是惡意，若他命令幾位官員檢查我的時候，因為他怕我帶有武器，這個對於他們和我這樣碩大無朋的巨人在一起是太危險了。我說，我當使陛下滿意，同時我預備在他面前脫去衣服，翻出我的衣袋。這是我一半用諧謔，一半做手勢表白。他答稱依照王國的法

律，他必須派兩員長官搜查。不過他知道此事若沒有我的同意和幫助是幹不了的；他對於我的豪俠、公正和信實有很好的印象，竟肯保證他的臣子，來到我的身上，不會發生什麼意外，對於無論什麼東西，他們在我身邊拿去的，等我離開本國的時候，都要歸還我，或者照我所定的價值賠償。我把兩員長官拿起在我的手裏，先將他們放入我的外衣袋裏，再相繼移到別的袋裏，祇有褲上兩個錢袋及另一個祕密袋，裏面存有一些零星東西，在我很有用處，而於他們利害上毫無關係，我想是無須檢查。在我的錢袋中有一銀錢，另外一個錢袋內放着藏有少許金子的錢袋。這些長官都攜帶着紙筆和墨水，將他們所看見的東西，據實作成一個報告；當他們手續完了之後，他們要我把他們放下去，以便將那報告呈遞皇上。後來我將這些報告一字一字的譯成英文，全文如下。

起初，在大人山（這是我對於「克因巴斯」*Quibus Flestrin* 兩個字的譯法）的右邊衣袋裏加以嚴密的檢查，我們僅得一大塊粗布，其大可以做皇殿的地毯，在左邊衣袋裏，我們找到一個巨大的有蓋銀匣，我們檢查的人竟不能揭開。我們決定這個必需打開，一位同伴就走進去，發覺弄得自己半身都沒在灰塵內，並且有些灰飛到我們的面上，以致我們一連打了幾下大噴嚏。在他的右邊背心袋裏，我們找着一紮白而且薄的東西，一張一張的疊起，約有三個人大，有結實堅固的索子繫着，畫着黑色記號；我們猜想這就是文字，每個字約有我們的手掌一半大。左邊袋內放有一種機器，那機器背上堅起二十根柱子，好像陛下宮殿前的欄杆；我們揣度是大人山用牠梳頭，我們沒有常常以問題煩擾他，因為要使他能了解我們，是一件很難的事。在他的中外衣（我這樣譯「仰霍諾」*Raht-lo* 這個字，他們的意思是「褲子」）右邊大口袋內，我見一根中空的鐵柱，約有一個人長，縛在一塊堅硬的比那柱子更大的木料上；柱子的一端是一塊突出的大鐵，上面雕刻着許多奇異圖形，我們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用的，左邊袋口裏也有同樣的一架機器。在右邊較小的袋內，是幾塊大小不同，白色和紅色圓扁的金屬東西；白色的好像是銀，但是很大而又很重，我們都不能舉起，左邊袋子內有兩枝參差不齊的黑色柱子。我們站在他的袋子底上，自然不能沒有一點困難，就爬